



太平洋現勢的分析(三)

樊仲雲

一 經濟恐慌吹捲起太平洋的浪潮

洋名「太平」應當是平靜無事，然而現今卻是風雲緊張，最為多事。

太平洋之多事，推厥由來，其最大的原因，由於廣土衆民的中國的地位，無論在資本主義列強及社會主義的蘇聯，俱日見重要。尤其在這世界經濟恐慌之時，資本主義列強為解決恐慌，求取復興之路，中國實為最有希望足供資本主義發展之地。因此，中國大陸遂不期而成爲資本主義列強勢力角逐的中心。而支配中國，太平洋的制霸乃爲必要。這是太平洋形勢所以緊張的一面。同時，因爲社會主義的蘇聯，其世界革命的成功，實大有待於中國的興起，中國蘇維埃勢力的發展，必然的將給與資本主義列強以致命的打擊，故其對於遠東，亦注意不怠。這是中國問題所以成爲非常重要的另一面。

太平洋形勢，自華盛頓會議後，一時會相安無事，保着平靜狀態。華盛頓會議是歐戰後遠東國際關係的清算其意義等於歐洲之巴黎會議。自世界經濟恐慌，凡爾賽條約既發生動搖，故由九國公約所造成的均勢，其發生問題，亦意中事。凡爾賽條約是壓迫德國使不得復興的千斤石，九國條約則爲限制日本伸其勢力於中國以事發展的一種束縛。九國條約之要旨是中國門戶開放，列強機會均等，對於中國領土及主權的完整，相約都不得加以破壞：這是一種維持遠東勢力均衡的條約。九國條約以外，爲了保持勢力均衡，有英美法日之四國協定，並英美日海軍協定。後者規定在一九三六年底以前，各國都不得就太平洋之島嶼新建要塞及海軍根據地，換句話，即各國在太平洋上當維持原有狀態至一九三六年底。前者規定各國對於在太平洋上的島嶼，當彼此尊重其權利，倘發生糾紛，由四國召集會議和平解決。但四國協定之訂立有一條件，即英日同盟當自此起宣告廢棄。這意義便是削減日本

90036 的勢力，使之不能在遠東發展。

但是由九國條約、海軍協定及四國協定以辛苦維持的太平洋面的均勢，因了世界經濟恐慌的深刻化，畢竟來了破壞。那便是日本之出兵於我東北，並製造滿洲國以謀併吞。日本勢力的擴張，遠東均衡的破壞，於其他各國實所不利。日本嘗以遠東赤化之防守者自命，表示其奪取東三省，乃是擔負着反社會主義勢力的重大使命，遂使蘇聯於戰爭的威脅之下，不得不從事防守的準備。這緊張了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的階級戰爭。但其最使太平洋形勢陷於不安者，是資本主義列強間關係的銳化。尤其是主張中國門戶開放並領土保全主義的美國，不能坐視日本勢力的擴張而置之不顧。故在另一方面，日本之謀併吞我東北，實使美日戰爭的危機，更以深刻。而因階級戰爭與帝國主義戰爭之交錯，使太平洋形勢愈為複雜，中國問題的解決，倍形困難。

風雲緊張的太平洋，便是這樣錯綜着現世界的兩大潮流。我們當研究太平洋問題之初，這是應該認取的一點。

二 南北殊異的日本利益

自一九二九年底爆發的恐慌，至一九三一年以金融危機轉變而為政治危機，由中歐各國的不安，牽連及於英國。日本當此時會，曾以金禁止而金解禁，致二重的蒙受恐慌的打擊。爲了解決「經濟國難」而採取軍事的冒險，可說也是實逼處此，無可如何。但是使日本軍閥敢於

作此冒險的行動者，則其對華關係上，南北利益的殊異，也值得我們的注意。

日本對於中國的革命運動，當其尙限於南部的時候，因爲這與日本資本主義的關係是經濟的通商往來，所以比較偏於自由主義。而於英國之主張共同出兵，寧持拒絕的態度。但自定都南京以後，革命勢力發展到了北方，日本的態度，大爲變化，有二次的出兵山東。可是濟南事件既不能阻止奉系軍閥的崩壞，反之，以平津的克復，關外的張學良竟易幟內附，置日本的阻撓於不顧。這結果不消說是由於英美欲藉南京之力以平定中國的政策，故日本單獨之力，乃無可如何。而日本者，爲了開發中國的富源，擴大中國的市場，對於維持南京的政策，也儘有與英美合作的可能。但自一致援助南京，平定閻馮之後，中國統一的機運既日成熟，日本在東三省的勢力乃益感威脅。此時，以英美對立的銳化，南京有寧粵的分立，日本乘這時會，爲了解決「經濟國難」，獨占東省利權，遂悍然不顧一切，有九一八的軍事冒險。

北方的軍事行動，當然要引起中國的抵制日貨運動，使以中國爲市場的日本產業，感受巨大的損害。且以列強，尤其是美國的干涉，占日本國際貿易最大比例的美國商業，勢必也要發生影響。因此，在代表這種利益的幣原外交，主張利用資本的力量，作經濟的進取。反之，自由田中以降，那些代表金融資本及封建勢力的，則主以武力，實行領土的佔有。前者爲自由競爭主義，後者爲特權主義，領土主義。

由自由競爭主義，不僅因為日本資本主義對華利害有南北的不同，不能採取武力的行動，且當此時代，英國對於印度的政策，正大加修正，保守黨的領袖鮑爾特溫至以此不惜與主張採取過去征服形式的邱吉爾分手，而承認印度民族資產階級相當程度內的要求。蓋與其以武力壓迫而激起殖民地的反叛，寧利用資本的力量，以溫和的手段，作堅實而穩定的發展。故在民政黨，其於滿鐵會社，寧視為經濟的事業而非東印度公司那樣政治的機關。

反之，在代表封建地主及金融資本的，則欲師東印度公司亡印度的故事，以東三省為其人口政策的對象，為其大陸領土主義的根基。殊不知人口政策的結果，日本僑民之在我東三省者，不過二十餘萬。而滿鐵之在東省，究為一個外國的租界地帶，具有政治上的特權。由東省資本主義的發展，日本若能善加利用，原可以獲得莫大的經濟利益，化所謂『平行線』者為滿鐵的培養線。但是因為這些人物，抱着傳統的領土觀念，思欲獨占東省的利益，加以此時，一方面因極端國家主義的抬頭，要求煤鐵原料之自給自足，他方面加上經濟恐慌，遂毅然決然不惜犧牲南方的利益，以求孤注之一擲。

三 聲東擊西的金元外交

對於我東北方面之承認日本有特殊關係，自石井藍辛協定及華盛頓條約以來，本是共見的事實。列強因為第一次大戰的教訓，知道無

政府的互相競爭的結果，必將又爆發而為戰爭。故自歐戰以後，對於感覺到將為第二次大戰的策源地之太平洋及中國大陸，不惜以合作的方式，求免彼此的衝突。在華盛頓會議中，美國除承認日本在我東三省有特殊權益外，並於西太平洋的軍事設備，亦允讓步，而倫敦會議，更允日本補助艦之比例，得有美之七成。這意義實無異肯定日本之在遠東有支配的勢力。同時，日本則對於英美的主張，即共同支持中國，使之解決軍事及政治的不安，成為共同的殖民地，表示協力。但是以中國政治及軍事問題之漸就解決，使日本南北殊異的利益，卒發生了外交上的矛盾。

在這裏，因為經濟恐慌的壓迫，日本軍閥既堅決地採取了以武力解決矛盾的方法，當然對於外交的孤立，也不是沒有想到的。故在最初日本的藉口『保障占領』，主張地方解決，進兵東北，蓋為一種試探的性質。其後，眼見英美步調之不一致，於是遂肆無忌憚，由洮南而龍江，並奪取錦州，欲一舉而吞併三省了。且日本之意，猶不止此，還欲乘這機會，在南方確立其發展的根據地，因之而有上海戰事。這實使主張門戶開放與領土保全的美國的神經，遭受異常的刺激。關於美國當時態度的轉變，最好抄錄鶴見祐輔在改造二月號中之所言：

『我是一九三〇年五月，應支家谷大學哈里斯講座之招，到美國去的。日美關係在這個講座的例會，在列席於各國政治學者的研究會中，最好以當年八月威廉斯湯的政治協會為例證。倫敦裁軍會議後的

90038 美國對日思潮，實是日俄戰爭後所未有的好感。日俄戰爭以來所漸積攔的二國懸案與疑惑，就在這年，大抵都告解決。而當時的美國，其對日本的信念實非常之深。並在美國有識者的心中，對於一九二四年的排日移民法，多抱着歉仄之念。第三，對於一九一九年以來的日本自由主義的外交，亦甚為信賴。第四，對於日本的人口問題，多具有同情。凡此，實使當時美國有識之士，對於日本的從事滿洲，表示同情的空氣。

因此，當次年九月滿洲事件勃發，聯盟方面成爲議題之時，美國的空氣，寧對日本表示靜觀的態度。其有力的新聞的論調，亦多對日本表示同情的口吻，只有那些聯盟論者，以抽象的立場唱着異論。這種同情日本的態度，甚至在當時開會於上海的太平洋會議中，也有許多人是如此。在這其間，國務卿斯汀生雖以錦州問題有昭和七年一月七日的有名通牒，但美國的空氣，在我再渡美的同年一月中旬，仍不是不利於日本的。……但是到了一月之末，以上海事件之爆發，美國空氣忽然一變。……迨至八月，日本承認滿洲國成爲既定事實之時，斯汀生氏出席美國最有力的民間外交機關，紐約的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作正面攻擊日本的演說，竟用了侵略者 (aggressor) 的字樣。……」

質言之，美國態度的轉變，便是因爲日本外交，已非幣原的自由主義而爲代表軍閥的犬養、芳澤，以及內田的侵略主義。故自錦州問題發送通牒，主張『對於違反條約所訂的決定及一切變更，俱不能承認』，美國的態度是日益堅決。『美國必須保全中國以爲他日的市場。因此

之故，美國對於中國的門戶開放實抱着非常的關心。日本的政治力若伸入中國，勢必造成門戶閉鎖的傾向。朝鮮可爲先例。自日本佔有朝鮮以來，美國之對鮮貿易殆趨全滅。故斯汀生的聲明，可說不外是美國向來的東洋政策。』這民主黨員對於鶴見氏的答問，實道出了美國的腹心。

但是美國因爲格於華府會議的海軍條約，遠東洋面的要塞準備既未完備而海上的軍力，又不如日本，——因爲日本的力量是集中在遠東一帶的，——對於日本破壞條約的暴行，實不能作武力的干涉。這樣，美國單獨之力既不能制裁日本，自惟有別求與國。但在遠東太平洋方面，足以爲美國助力者，只有英國與蘇聯。倘若英國的態度，能與美國一致，那末日本也不堪受此強大的壓迫。但是英美資本主義的對立，正以經濟恐慌而銳化。蘇聯因爲自有其獨特的立場，美國直到現今，尙未與之正式訂交。美國這樣對於日本實在無可奈何的境地。

當此之時，美國爲打開其當前的難局，遂惟有利用其經濟的偉力，因爲在目前，黃金便是比槍砲還要具有威力的武器。在以前，好像政治是解決一切的萬應靈膏，但是現在，經濟成爲萬能了。國際政治以樸蔭開雷的魯爾占領爲轉捩點，以後如賠款戰債，關稅，甚至裁軍，俱莫不受經濟勢力的支配，而仰其鼻息於美國。此時，正當世界經濟恐慌的時候，遂使美國尤其發揮其偉大能力的機會。誠然，美國也是病着經濟恐慌，

但其恐慌爲資金過剩，與其他各國之資本不足者不同。

因爲美國是具有此種經濟的偉力，遂使爲恐慌所襲擊的英國，雖然與美有尖銳的對立，而爲了維持苟安目前的現狀，究不能置美國的意見於不顧。這便是爲求戰債問題之有利解決，英國有犧牲其在裁軍會議、經濟會議及遠東問題上的意見，而由美國意旨以處理的可能。最近因英國駐美大使林德賽之回國，傳着麥克唐納將赴美與新總統羅斯福商議戰債問題的消息，同時，在國聯方面，英國的態度從明顯的袒日，表示冷淡，俱足見金元外交聲東擊西的戰略。

四 投機主義的英帝國

美國因爲對於戰債問題態度的堅決，給人視爲 *Slylock*。說 *US* 的簡寫，非來自 *United States*，亦非 *Uncle Sam*，而爲 *Uncle Slylock*。不錯，美國是個盤剝重利的猶太人，但英國可也不是能夠主持如國際聯盟所標榜那樣的正義的紳士。英國的紳士衣冠原從海盜化身，所以他在表面上說着公道話，其實卻是最自私的投機主義者。

對於大戰以後的太平洋的形勢，英國知道日本的飛躍發展，於己不利，故不惜犧牲其二十年的友誼，取消英日同盟，並於新加坡建築軍事根據地以爲之備。這用意很明白是藉以防衛印度及澳大利亞，並把持南太平洋與印度洋的霸權。同時，英國也知道戰後殖民地資本主義的發展，決非砲艦政策所能壓服，故於印度革命，在政治上表示相當的

讓步，而於我國的革命運動，在五卅事件後，亦採取和協手段。然而日本卻不願這樣的教訓，竟欲在我東北製造他的印度，這顯然是時代落伍的政策，只有他的軍閥，纔毫不顧忌而一味向好大喜功的夢想以猛進。

英國這種對華外交的轉變，明白表示她以後要與南京協力去除其軍事及政治上的障礙以安定中國。這也正是美國的要求，他們原有合作的可能，但以世界恐慌的深刻化，及中國統一的機運之實現，卒來了支配權的爭奪，反與日本以進取東北的機會。不過日本領土的侵略主義的勝利，於英究亦不利，且日本在華本部及南洋印度一帶的發展，是比美國更爲可懼的打擊。故在初時，在國聯中壓迫日本退兵的是英國，美則並一列席旁聽問題，亦幾經考慮而後出之。其後以事情的展開，保守黨選舉的勝利，乃形勢一變。保守黨的政策，向是聯法日以抗美，惟若親日，則主張排斥有色人民的澳洲、加拿大、新西蘭等自治領地的態度實值得注意。在日美的對抗關係間，英國目前只能是只有苦悶的中立。狡獪的英國，他當然要利用這中立，以居中取利。於是在遠東，可以東三省爲條件而取得日本對其在西藏及新疆的分割運動之許可；在國聯則可以對日本的冷淡表示，而獲得美國在戰債問題與裁軍問題上的讓步。這就英國的立場言，自是無上妙策，但是東三省問題卻因此故延宕時日得不到什麼解決了。

東省問題之遷延不決，在我國固大不利，在美國也是不利，因爲日本這樣便可從事經營，使之成爲日本經濟體系之一部，在將來的太平

90040 洋戰爭上，美國便更難與之爲敵了。因此，美國對於英國模稜兩可的態度，必所不甘，要利用戰債問題的經濟的壓迫，使之表示態度，而最近的變化，國聯報告書竟明白否認滿洲國的存在，實爲美國外交的成果。

但在英美這個最根本的資本主義的對立關係上，英國之不欲日本爲其將來的敵人是顯然的，故爲見好日本計，要使英國怎樣來實際的參加壓迫日本的計劃，他決不願。這樣，國聯的決議，將畢竟只是「道德的勝利。」所以日本依舊可以橫行，取榆關，窺熱河，國聯決不會從十五條而改十六條，實行經濟的制裁，美國也無如日本何。

五 冷眼旁觀的蘇聯

當此之時，若蘇聯而能與美國取一致的態度，則日本當然要加顧慮。但是蘇聯以其獨特的立場，願意參加此帝國主義的分贓戰爭與否，實爲問題。蘇聯目前惟恐其社會主義建設計劃之中途遭受挫折，寧對資本主義各國表示妥協，訂立不侵略條約。他要利用這退守的外交戰略，避免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矛盾的銳化，緩和各國反俄聯合戰線的構成，且不僅如此，他還要等待時機，促進帝國主義列強的火併，而準備大規模的反攻。因此之故，太平洋岸的中國大陸，雖爲世界二大潮流的匯合點，卒以社會主義一潮流的潛伏，目前奔騰澎湃極宇宙的偉觀的，是資本主義這潮流的內部的矛盾。

就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言，在太平洋方面有英美的對立與美日

的對立，在歐美方面有英美的對立，德法的對立，法意的對立，英法的對立等等。蘇聯因實力不充，要利用這些矛盾以自保，資本主義各國亦然，爲了彼此的矛盾，要挾蘇聯以自重。譬如波蘭法國，與蘇聯都是勢不兩立的國家，但爲了恐懼德國的法西斯主義勢力，寧與蘇聯訂立不侵犯條約。而中國最近的對俄復交，可說亦出同一筆法，便是因爲日本與英法勾結，外交沒有辦法。準此類推，美國因爲日本的橫暴而無如之何，最後，爲了壓迫日本，至承認蘇聯，恢復邦交，我們可說也大有其可能。但亦至此而止，要蘇聯明白的立於共同戰線以反日，恐仍不能，蘇聯直到今日尚諄諄以與日本訂立不侵犯條約爲言，我們可知其外交的用意了。這樣，對於日本的橫行，美國是無力制裁。此時，英國可以居中取利，蘇聯可以沉機觀變，美國原來是在太平洋的彼岸，最爲難堪的當然還是中國。在此生死關頭，我國當局倘果有拒敵的決心，則如十九路軍之抗日於淞滬，當然可以在熱河支持相當的時日。而因這是足以挑發列強帝國主義戰爭的烽火，美國必要盡力糾合各國，利用經濟的偉力，壓迫日本以爲調停。日本的經濟，果有抵抗美國金元壓迫的能力沒有呢？這便是決定我們的東北問題的，也就是決定太平洋爭霸戰的第一次交鋒的。至於真正的帝國主義大戰，當此經濟恐慌之時，各國都自顧不暇，勝利既無把握，戰線又不鮮明，或者能暫延若干時，我想，以後支配國際政局的，將依舊是國際協調主義。但戰機既日成熟，國際協調主義究竟只足以維持一時的苟安，大戰的爆發，還是不遠的。

二月十九日